

和尚

陈继明
著

和尚

陈继明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和尚 / 陈继明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3.6

(世相书)

ISBN 978-7-229-06673-4

I. ①和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7474号

和尚

HESHANG

陈继明 著

出 版 人：罗小卫

策 划： 华章同人

出版监制：陈建军

主 编：施战军

责任编辑：张好好 黄卫平

特约编辑：袁 强

责任印制：杨 宁

营销编辑：高 帆 刘 菲

插 画：刘明杰

封面设计：主语设计

版式设计：颜森设计

 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 出版

(重庆长江二路205号)

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：010-85869375/76/77转810

投稿邮箱：bjhztr@vip.163.com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mm×1168mm 1/32 印张：5.5 字数：64千

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定价：29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“世相书”之“相”

“世相”，大致是指世间的形态。

“世相书”，是一个小说书系，是对世间形态的文学书写。

它的功能首先不在于为世界下定义、为生活立规则，更不在于浅薄地给世道说情、直接地给百姓评理，而是将繁复的世间万象以小说的多样视角写给世间的人们。

也就是说，“世相书”的意趣，不是以站在高处感化、规训众生为第一目的的“教育的美学”，也不是一味向内、惟精神而傲慢、视自我为世界的“表现的美学”。更不是生活场景照相式的简单摹仿的“再现的美学”。“世相书”所秉持的是立于世间的“呈现的美学”——它观照的是世上无限生动的“形”和充分流动的“态”、最丰富的表相和

最细微的心声，并将它们以特有的文学手段有机地呈现在一篇篇小说作品里。如今，它们汇聚在“世相书”里，万千世相，有书为存。

每个人对世相的掌握都是以自身为圆点的，从这个圆点出发的半径也是有限的，几何的圆点就如人生的原点、感情的缘点，生发出去的一定与己相关：要寻绎与心思相合的认识，但又一定超出自身现有的体验。

延伸世相体验的半径，让更多无法亲眼得见的世相呈现于视野和心海，读“世相书”也许是最好的补偿性选择。

“世相书”尊重读者，给智者留下巨大的想象和思索空间。在人物、对话、情节、结构和故事等小说要素所组成的一个个世相片段里，我们可能一拍即合，也可能逐渐认同，还可能揣摩出无尽的言外之意，甚或不断提出异议和发现荒谬。

如果说“世相书”在“呈现的美学”之下，还

是存在着价值指向的话，那么，它只能是这样的提示：对习焉不察的及身生活保持敏感体察，对浑然不觉的世间情境有所关切警觉。

世相无极。“世相书”的字句、书页之下，隐约伏藏了秩序和规律。我们尽可以从中观察、勘探、分析、判断世态人心、人情世故，找到生活肌理与人间伦理的潜隐状态。有心人仍可觉察出它们整体的省视所向。炼得慧眼者，自会为人寰观其世道；深谙文心者，自会为尘间把其脉相。

· 3 ·

施战军

（著名评论家、《人民文学》主编）

二〇一三年元旦

1

夕阳西下，可乘正要结束一天的值殿，看见一群鸽子从窗外嗡嗡掠过，飞往了通州方向，顺着看过去，青砖灰瓦上方的云霄颇有几分苍老，可乘想，自己来北京当和尚已经满五年了，北京的晚霞也不知不觉长了年纪。

· 1 ·

此时一位长发披肩的美女进来了，那美，曳天遮地，像是刚从彩云上滑下来的，轻盈地流进观音殿。美女进门后，看了一眼可乘，就跪在拜垫上磕头。可乘匆忙拾起木槌击打磬，一声、两声、三声，有跟随也有引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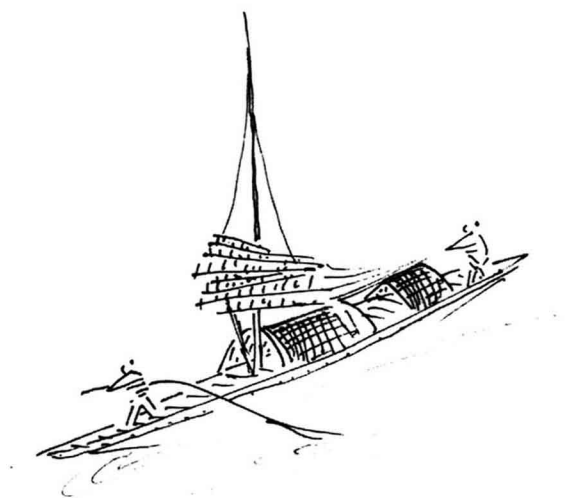
“师父，能问您个问题吗？”磕完头，美女问。可乘语气平常地答：“您尽管问。”美女脸红了一下才说：“我……不小心怀孕了，做掉可以吗？”可乘随口就答：“堕胎是杀生啊，断断不可

以！”美女说：“可是，我都不知道孩子的爸爸是谁……”可乘用略显严肃的声调问：“那是……为什么呢？”美女的眼神在一瞬间里寂静下来，盯住可乘，坦白道：“不瞒您说，我在发廊工作，有时也……出出台！”可乘心里一紧，怜从中来，连声说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美女进而用有些露骨的妖媚声调说：“师父，我是从通州专门打车过来的，您就好好给我说说嘛！”可乘心里恍惚，嘴上却一味硬：“堕胎是杀生，这毫无疑问，《童子经》上说的！”美女问：“刚怀上两三个月，也算杀生吗？”可乘瞟了美女一眼，很想改口，却坚持说：“不是算杀生，肯定是啊，是杀生！”

当晚，可乘在寮房里写日记：

今日值殿，天黑前，一女香客进来，自称发廊女，怀胎二三月，不知谁是父亲，问我可否堕胎，我说：不可，堕胎乃杀生耳。刚才仔细查了《佛说

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》，此经的确讲堕胎要入无间地狱，但所谓胎者，指满八个月的人形具足的胎儿，并不包括受孕早期的胎儿。就算的确是杀生，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将来活在世上，不知有多难呀，一个未婚妈妈恐怕就更难了！听口音，她一定是甘肃人，甚至就是天水人。不知她听出我口音了没有？害人害人！



2

第二天，可乘原本还是值殿，早课之后智河住持叫住他，说：“杜局长来电话请你过去一趟。”智河住持把“请”这个字说得很重，别具韵味，可乘却丝毫没感觉，心里只是暗喜，立即就出发了，有羁鸟脱林的味道。

· 6 ·

走在路上的可乘，已经看不出是和尚了。黑绒帽遮住了整个光头，夹克衫和灰裤子令他的瘦高个显得颇具风雅，肩上挎个长带子的黑布包，里面有刚换掉的僧服一套，有《金刚经》一册、日记一本。每次外出，可乘总要换上从甘肃老家穿来的这身衣服：夹克衫、灰裤子。是因为他觉得人们看一个和尚时的目光十分先验且顽固，好像在说：一个小伙子，不缺胳膊不缺腿的，却出家了，肯定有病！

这庙名叫观音寺，不算大，也不能说小，里面

有二十几个和尚。地点其实不在北京，在河北三河县境内，紧邻北京，和北京通州区相距不过十公里，所以可乘有理由说，尤其对老家的亲友们说：

“我在北京当和尚！”

十公里路，可乘向来是徒步往返，有车也不坐的。一路上可以想想事、背背经，是一种享受。一种隐含自虐意味的享受。

此刻可乘又记起了昨天那位多半是老乡的美女，仍旧有愧，心想如果在通州的大街上碰着了，就改口说：“姑娘，我昨天的话，你可以不信的。”走了几步，又想：“不，还是应该明明白白告诉人家，《童子经》上所说的堕胎即杀生，并不包括早期怀孕，是我记错了。”随即又不客气地问自己：“到底是记错了？还是乱打妄语？”马上又换成严厉的自责：“出家人不打妄语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！”

正午之前，到了杜局长办公室楼下，可乘突然直拍脑袋，忘了给杜局长带一样东西：庙里的馒

头！杜局长极爱吃，称为小菩萨馒头。小菩萨是杜局长给可乘起的外号，馒头是可乘蒸的，所以杜局长顺口称之为小菩萨馒头。可乘出家前开过饭馆，炒得一手好菜，也很会蒸馒头，如今，自然就兼了庙里的厨子。

“怎么办？”可乘拍打自己脑门。

“其实我蒸的馒头不见得好吃。”他又想。

“哼哼，八成是迷信！”他笑了笑。

他这一笑就笑出一个鬼点子来，从街上买几个馒头，偏说是从庙里带来的，顺便做一个试验，看看杜局长到底是否迷信？

杜局长办公室的外面，等着七八个人，有蹲的，有站的，也有坐在一把长条椅上的，一概是耐心超群的模样。可乘想，这些人也有低眉顺眼的时候！他自己则是长驱直入，大步轻移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径直推门进去。

杜局长看见门被谁贸然推开，先有些恼火，看

清是可乘，马上露出笑脸，叫声“小菩萨”，示意正说话的一个人先回避一下。

可乘从包里取出刚买的五个馒头，递给杜局长，杜局长拿出一个，马上咬了一口，直夸：“好吃好吃！到底是小菩萨馒头！”

可乘暗想：“没错，是迷信！”

同时，可乘心里确有一点儿难受，犹豫了一下，干脆承认：“杜局长，不好意思，这几个馒头是我刚从街上买的。”杜局长腮帮子鼓鼓的，嘴里正嚼着馒头，睁大眼睛“啊”了一声，可乘说：“我走得急，忘了给你带馒头了，到楼下才想起来。”杜局长咽下馒头，皱着眉头说：“想不到你这个小菩萨也会骗人呀。”可乘笑着说：“我也想顺便做个小试验。”杜局长用眼神发出疑问，可乘说：“我想试试看，你有多迷信。”杜局长没听明白，可乘又说：“看来，庙里蒸的馒头不一定比外面的好吃……”

杜局长回到座位上，从抽屉里取出一张纸条，

递给可乘，说：“请你看个八字。”可乘猜，这肯定就是杜局长请自己大老远来一趟的目的，心里不禁凉凉的，盯住那组数字瞧了片刻，并没有看出什么名堂来，“怎么样？”杜局长问，可乘这才认真看，有些不爽快地大声说：“这个人已经往生了吧？”杜局长不接话，只说：“小菩萨你再看看。”可乘低头再看，心里还是腻歪歪的，沉默良久，然后抬起头，表情冰冷，把纸片还给杜局长，说：“没错，此人已经往生了，年方八岁。”杜局长问：“男孩女孩？”可乘心里知道，却不想说，终究还是说了：“女孩！”杜局长大笑，竖起大拇指连夸可乘神，可乘心里却依旧别扭，认为杜局长把自己大老远叫来，有点戏弄人的味道！

杜局长要留可乘一同吃午饭，说介绍个大人物给可乘，可乘心里不爽，面含怨怼，一意要离开，自己拉开门，快步离去。

3

这通州另有个去处，道场，一伙俗家居士聚集在一起参禅礼佛的地方。主人是一位令人喜爱的老大姐，大家也是用“老大姐”称呼她的。老大姐是老北京，五十多岁，丈夫病故，儿子在外企工作，她提前病退后，将一套空置的楼房设作道场，常来常往的居士有六七位，各自都以“居士”相称：张居士，五十岁，河北人，做钢材生意赚了七八百万，洗手不干了，在北京买了三套房子，专心学佛，几乎是职业居士；陈居士，女，四十岁，和老大姐关系最好，两人经常聊天聊至深夜，也是老北京，原为六环一带的农民，土地被征用后，有了一套150平方米的楼房，有了两百万存款，开着一家茶叶店，主要由丈夫经管；何居士，二十七岁，东北人，清华法律系毕业，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

· 11 ·